

112 學年度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永續實踐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名稱：當少數不再「少數」：臺灣原住民族與泰國少數民族文化

推廣與交流計畫

執行人：109209004 民族四 吳薇

執行計畫地點：泰國

計畫期程：中華民國 112 年 11 月至 113 年 6 月

目次

一、計畫介紹	1
甲、計畫動機一：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教育資源匱乏	1
乙、計畫動機二：泰國實習經驗	2
丙、計畫目的	2
丁、計畫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項目	3
戊、計畫期程與計畫內容	3
1. 計畫內容名稱與時程	4
2. 計畫內容說明	5
A. 事前規畫（含活動執行前預備）	5
B. 少數族群文化體驗	5
C. 臺灣原住民族樂舞文化分享	6
D. 臺灣原住民族手工藝品交流活動	7
E. 泰國少數民族與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分享會	7
二、執行成果與感想	7
甲、少數族群文化體驗	7
1. 「少數民族」刻板定義的認知對比實際觀察的震撼	7
2. 文化觀光化究竟是好是壞？	10
3. 山地民族博物館：文化「傳統」與否的重要性	13
4. 從鴉片博物館到反毒運動會：只是「反毒」這麼簡單嗎？	14
乙、臺灣原住民族樂舞文化分享：少數族群間的文化交流	15
丙、臺灣原住民族手工藝品交流活動：文化認知加深還是僅單純享受表面的娛樂？	18
丁、泰國少數民族與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分享會：少數族群文化保存在當今社會是必要的嗎？	20
三、困難及解決策略	22
甲、計畫時程臨時更動	22
乙、語言交流上的困境	23

四、總結	24
五、參考文獻	25

一、計畫介紹

甲、計畫動機一：臺灣原住民族文化教育資源匱乏

擁有原住民身分的我，從小在都市成長，大多接觸交流的對象為非原住民族。即便父母皆為原住民且具備流利的原住民族語（以下簡稱為族語）能力，然父母雙方來自不同族群，相異的成長背景，使得家庭間的溝通仍以中文為主，對子女的教育更是如此。小時少數能學習族語及文化的管道為國小課後輔導，每週為期一次數小時的族語教學，讓我們這些在都市生活的原住民孩子得以有機會習得自己的文化。只可惜師資的短缺加以原住民族文化教育的不重視，升上國中後無法持續進修。而在強調與國際接軌的都市氛圍中，家長多傾向加強子女的英語能力，使得原住民族語言的資源投入難以與其比擬。

當時的我對於原住民族文化的概念多僅剩與父母回部落的記憶，雖然在身分上我認同且肯定自己是原住民，但在大都市的漢文化主流趨勢下，難以接觸原住民文化相關事務，因此更難產生文化上的共鳴。直至高中時期因緣際會下參與了部落返鄉志工隊，事前的文化交流活動預備也讓我再次擁有貼近原住民族文化的機會。與同為排灣族的原住民同學一同學習排灣族語歌謠及簡單的族語詞彙，拼湊、重拾我以往學習族語的碎片，更啟發我開始學習原住民族文化的心志。

進入大學後，結識更多來自不同部落與族別的原住民生，並參與校內的原住民族社團活動、成為社團幹部。從每次的社團課程與活動中，對於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的豐富深感讚嘆，也欣慰能與類似成長背景的都市原住民生熟識。正因加入了原住民族社團，讓我更加反思自身文化的重要性，因而更積極參與部落祭儀、部落參訪等活動，期望能更全面了解族群的文化，進而分享與世人。

而作為民族系的學生，必修課程也涵蓋不少原住民族文化的認知與現況探討。從學生間的討論與意見表達上，皆能感受當今臺灣原住民族教育的匱乏。國民義務教育對於原住民族介紹大多僅限於簡短扼要的解釋，大致從基本的族群名稱、分布、祭儀信仰、族群由來為止，少有對此作更深入地闡述。即便教科書近年來有持續修訂，然就我的個人觀察，除了強調臺灣原住民族作為南島語族的分支外，並未對各族的特色進行進一步的說明。這使得無文化接觸經驗的非原民生僅能對原住民族文化有模糊的想像。僵化的族群介紹讓大家對原住民族的認知僅駐足在「歌舞優勢、運動好手」的刻板印象，媒體闡述更加深了這樣的觀點。

綜合上述，無論是否具備原住民身分，在教育資源匯集的城市地帶對於原住民族文化的教育仍有嚴重的缺陷。雖然居處原住民族部落更能讓孩子有接觸原住民族文化的管道與機會，然在族群組成更為複雜的都市，政府卻沒有以更完善的教育政策讓非原民生認識原住民族，忽視原住民族文化的多樣性，也間接在文化認知的缺失下助長衝突。雖然近幾

年政府持續編列族語教材、族語認證與語言巢來鼓勵原住民學習自身文化，強化原住民族文化認同，進而傳承瀕危的語言，然而今多數原民生學習族語的目的仍以學業為主。政府的族語認證鼓勵政策讓原民生通過考試的條件下獲得升學優待，但這些學生是否為此而啟發學習族語與文化的意念便見仁見智了。

從小到大的學習經驗皆深感原住民族文化的認知匱乏，外人的不了解所引發的誤會與衝突；即便身為原住民的我卻因無法接受完善的原住民族教育而滿懷無奈。此外，他人甚至可能會對原住民族文化認知的貧乏而對我的身分產生質疑。這些過往經歷皆為我決定以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分享為出發點的原因。

乙、 計畫動機二：泰國實習經驗

自高中時期便開始琢磨泰語的我，大學後正式接受正規的泰語教育，期間系上老師正招募到泰國北部實習的學生。期望能學以致用的我便積極報名、參與此項計畫。大二暑假第一次來到泰國這片陌生的國度，便被當地的文化差異給震懾住。實習計畫所在的泰國北部一帶，其用語多與大部分人認知的中部曼谷地區不同，其方言特色可從聲調與用詞的差異略知一二。過往對於泰語的理解僅侷限於官方的中部泰語，此一文化衝擊讓我對泰北地區的文化深深著迷。

期盼能有更多機會鍛鍊泰語能力的我，回國後邊著手準備到泰國的交換計畫。實習期間有耳聞些許泰國少數民族的狀況，同時從系上學姐口中聽聞泰北一帶居住著少數民族。事實上泰國少數民族並非只分布於泰北一帶，然在此地生活的阿卡族與克倫族（俗稱長頸族）更激起我的好奇心。同樣作為國家中的少數群體，這些族群又面臨著什麼樣的社會難題呢？泰國社會又是如何看待這群少數民族呢？可惜泰國主流媒體並未對少數民族文化有過多的闡述。帶著疑惑的心情，期望自己能藉由泰國交換的時機走訪少數民族地區，以親身經歷來認識這些被主流所忽視的族群。

丙、 計畫目的：

由自身在都市成長的經歷，有感於臺灣原住民族教育的不足，將此無奈的情緒投射於泰國的少數民族情況中。臺灣原住民族與泰國北部少數民族，兩個同樣在主流環境下居處邊緣的群體，前者在長期的抗爭訴求下逐步使政府改革法案，然整體社會對於他們文化的認知仍有待進步的空間；後者的泰國政府又是以什麼樣的方式塑造少數民族的大眾形象呢？對於政府透過何種方式協助少數民族文化發展也是我極欲了解的方向。秉持著「了解一國文化不該只認識該國主流群體」的心，期盼我能將視野深入泰國的角落，藉由此項計畫讓大家看見泰國社會的不同面

貌。

有感於臺灣內部對於原住民族文化推廣的侷限，此趟泰國交換，便是我向國際推廣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的機會。期望能讓泰國本地生或國際生明瞭臺灣的文化多樣性，而非僅以觀光客的視角來理解臺灣文化。臺灣的原住民族即使人口無法與主流漢人社會所比擬，然正因其少數而更顯珍貴。而在擷取泰國少數民族文化知識後，也盼能將所學回饋於泰國校內，讓在少數民族文化教育同樣匱乏的泰國社會中貢獻點心力。藉由這一來一往的經驗，讓臺灣原住民族與泰國少數民族文化在泰國點亮，不再僅存於灰暗的角落，進而啟發主流社會對少數群體的文化重視議題，讓世人明瞭這些群體就算面臨人數上的劣勢，也同樣與主流文化具備平等的地位。

丁、 計畫對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項目：

基於上述目的，本計畫所連結之「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項目」為：目標十的「消弭不平等」及目標十一的「永續城鄉」。以下將對計畫連結的指標細項進行說明：

根據國際永續發展指標（2019），目標十「消弭不平等」中的第二點提及：「促進普遍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包容……無論種族、人種、祖國、宗教、經濟或其他身分地位。」第三點更指出：「確保機會平等和消除歧視……包括消除歧視的法律、政策及實務作法，並促進適當的立法、政策與行動。」此項指標基本涵蓋我計畫執行的主要目的。無論是泰國的少數民族抑或臺灣的原住民族，皆面臨社會主流大眾對其文化的不懈，以致爭執與對立。本計畫即是期望能透過自身微薄的力量將兩方文化傳遞給更多人。從對文化的認識開啟少數與多數族群的對話，進而學習尊重各方文化差異，減少社會對於少數群體的偏見與歧視，促進社會文化多元性。

而目標十一「永續城鄉」中的第四點：「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少數群體的文化在當今社會多面臨消逝的危機，尤以語言首當其衝。這些語言大多未有自創文字進行記錄，而在缺乏使用頻率與競爭力的情況下，少數民族語言除為世人所忽視外，族群內部的長輩也越少傳承與新世代。這些語言恐在這個世代滅絕，而其語言所連結的族群知識與文化特殊性也可能就此消失。因此保護少數群體的文化行動迫在眉睫。而正如我前述所說，少數群體的文化同多數一樣重要，在社會上缺一不可，作為這個世界上所誕生的文化，期盼能藉由我的力量分享與交換校內的師生，使其深刻感受少數民族文化保存的重要性，逐步緩和少數民族文化式微的劣勢。

戊、 計畫期程與計畫內容：

自 2023 年 11 月起至 2024 年 6 月 4 日止，包含事前活動規畫到成果分享。以下分別就實際執行之時間順序與計畫細項進行說明：

1. 計畫內容名稱與時程：

項目	名稱	時程	地點
A	事前規畫（含活動執行前預備）	2023 年 11 月 整月	無（網上資料收集）
B	少數族群文化體驗	2023 年 12 月 11 日至 12 月 17 日	泰國北部 清萊府美 賽地區
		2024 年 2 月 16 至 2 月 18 日	泰國北部 清萊府 Loyo(หลอยไย) 社區
		2024 年 3 月 27 日至 4 月 1 日	泰國北部 清萊府
		2024 年 4 月 4 日至 4 月 21 日	泰國北部 清萊府與 清邁府
C	臺灣原住民族樂舞文化分享	2024 年 1 月 31 日至 2 月 3 日	泰國北部 清萊府美 賽地區滿 堂村建華 中學
D	臺灣原住民族手工藝品交流 活動	2024 年 1 月 15 日	泰國交換 學校 Mahidol 大 學展覽廳
		2024 年 2 月 22 至 2 月 25 日	泰國北部 南邦府 Wokaew(วอ แก้ว) 社區
E	泰國少數民族與臺灣原住 民族文化分享會	2024 年 3 月 7 日	泰國交換 學校
		2024 年 5 月 31 日	Mahidol 大 學演講教 室
		2024 年 6 月	

		4 日	
--	--	-----	--

2. 計畫內容說明：

A. 事前規畫（含活動執行前預備）：

此階段為計畫活動執行前的泰北少數民族背景調查，了解少數民族的分布狀況並初步確認欲參訪之地區。同時也特別關注泰國本地社會企業 Local Alike 的少數民族參訪行程與企業理念。該企業以「永續旅遊」為主打，強調有別於傳統旅行社的包裝行程，特別關注在地社區發展；期望透過企業與社區合作安排旅遊行程，使社區免於傳統旅行社的剝削，並藉由資金收入來推展地方建設、發展在地經濟，藉由自身能力來推廣、維護社區特色文化（魏嘉慧、林君翰，2018；Ammi Ratanataya, 2023）。由於 Local Alike 特別強調遊客對在地文化的尊重與深度體驗交流，此觀念也貫徹我後續在泰國北部參訪與文化分享時的心態：不單以表面的文化觀賞來理解少數民族，每次與當地人接觸時也同時考量其所販賣的文化商品、展示的樂舞、述說的在地故事背後的文化意義與歷史背景。

B. 少數族群文化體驗：

此計畫從 2023 年 12 月起至 2024 年 4 月底共四次參訪。目的地主要為泰北清萊府及清邁府。由於泰北少數民族主要居住地位於這兩個行政區域內，其中尤以清萊府為重，因此本計畫項目多在這兩點移動。

第一次的「泰北清萊府少數民族社區參訪」，地點位於泰國北部清萊府美賽地區，以滿堂村為據點，觀察在地人民生活，從地方寺廟、教堂到校園內部走訪。此期間美賽市區也舉行一年一度的少數民族文化嘉年華，介紹此地十三個主要居住的少數民族（如圖一，



圖一：泰北清萊府美賽地區的少數民族文化嘉年華（活動名稱直譯為「令人驚嘆的十多個美賽民族」）。

由左上至右下的順序分別介紹)：克欽族(景頗族)、Akha 阿卡族、撣族、雲南華人、緬族、傣阮族、花腰傣、拉祜族、泰 kuen 族、德昂族、拉瓦族、傣仂族及寮族，從搭建房屋及內部結構展示、傳統舞蹈、飲食、特色服飾到生活用品，藉視覺與聽覺饗宴以對各族群的文化特色有基本認識。

第二次的「阿卡族文化體驗」，特別從 Local Alike 官網報名行程，與其合作之 Loyo (หล่อโย) 社區進行一系列深度文化探索。除了由當地導遊兼村長親自帶領參訪社區，了解社區生活概況與發展歷程，也參與了阿卡族特殊醬料 Sapi Thong 與阿卡手鍊的製作。活動之餘也在社區內部走訪觀察，當地教堂禮拜、族人手工製作掃把，同時在社區內也有攤販正販售其製作的手工藝品給參訪的外地人。最後則以傳統服飾體驗與其頭飾特色介紹為此趟行程作結。

第三次之「泰北少數民族地區參與年度大型慶典活動」，恰逢泰北地區每年一度的反毒運動會，主場於泰北清萊府滿星疊村，期間泰北一帶的村落會各派代表參賽，我便藉此機會參訪這一帶的泰北社區。活動之餘也參觀泰國金三角地區的鴉片博物館，了解罌粟花在泰國、緬甸及寮國這一帶的種植歷程，此地區少數民族種植的起因，以及後續罌粟花成為鴉片這類毒品後為當地所造成的影響。

最後一次的「泰北地區參與當地泰國新年(宋干節)及走訪少數民族社區」，走訪泰北清萊及清邁府一帶的少數民族村落，進入克倫族村莊，與在地村民交流，並對當地生活狀況進行觀察紀錄。

C. 臺灣原住民族樂舞文化分享

本計畫透過熟識的關係人所介紹，於泰國北部清萊府美賽地區建華中學與當地國中生進行樂舞文化分享，期望藉由樂舞教學讓學生間接認識臺灣原住民族文化。該校為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合作之學校，平時除了有泰語課程外，也開辦中文學校供當地學生學習中文，而學生有不少為少數民族。基於我的計畫主旨：期望能加強臺灣原住民族與泰國少數民族的文化交流機會，並讓在地學生對臺灣文化有不從層面的認識，而非只是以漢主體的文化概念，因此特以自身的排灣族之樂舞與學生做分享。活動前除了讓學生對臺灣原住民族有基本概念(舉凡臺灣地理位置、臺灣原住民族定義、族群數與族名意涵)，也特別選擇以飲食為主題的歌曲：部落問候歌(nakeman anga sun? 排灣語意為「你吃飽了嗎?」)，透過歌詞讓學生理解排灣族人

日常飲食與生活層面。搭配排灣族的傳統舞蹈：八步舞，兩者結合以讓學生充分感受歌舞結合的實境。活動中途也讓學生分享自己的族群認同，期盼藉由這堂課程讓學生延伸思考自身少數民族的文化認知，進而啟發文化上的共鳴。

D. 臺灣原住民族手工藝品交流活動

鑒於此次在泰國交換的機會，希望能讓泰國本地生及國際生認識臺灣的原住民族文化，因此以排灣族琉璃珠手鍊製作為主題，第一次的工作坊於交換學校 Mahidol 大學國際學院舉行。當日恰逢開學期間的國際交換生交流活動，吸引不少外籍生與泰國學生來體驗手鍊編織。活動中除讓學生藉由手做的過程學習基本手鍊製作技巧，並從手鍊上各色的琉璃珠來理解其背後的象徵與文化意義。學生透過實作記憶加深其對本場活動的印象，也盼藉此啟發國際生對於臺灣文化的興趣，進而傳遞、分享給更多人，讓世人看見臺灣特有的原住民族文化，增加國際曝光度。

國際交流之餘，我也期望能有機會與更多的泰國學生交流。由於過往有在泰北南邦府的 Wokaew (วอกแก้ว) 社區實習的經驗，結識當地居民，因此本次特地與村民聯絡，接洽到當地的幼兒園進行手作體驗教學。有別於上場活動，本場活動讓學生以串珠代替編織的方式製作手鍊，讓學生發揮創意製作屬於自己特色的琉璃珠手飾。

E. 泰國少數民族與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分享會

結合我在「少數族群文化體驗」的所見所聞，以及個人對於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的認知與資料收集，將臺灣原住民族與泰國少數民族的文化特色分享與交換校 Mahidol 大學國際學院的師生。同時進一步讓學生思考當今兩方群體所面臨的社會、文化議題，好比文化消逝危機的解決方案，以及兩方國家的解決之道。

二、 執行成果與感想

甲、 少數族群文化體驗

1. 「少數民族」刻板定義的認知對比實際觀察的震撼

此次計畫我秉持著少數族群文化維護的理念而實行，認為這項計畫不只是為了達成社會上的永續實踐，也同時帶著文化傳承的使命而行。而在每一場活動參與中，也都有新的感受與體悟。由於泰



圖二：泰國超商販售的少數民族紀念明信片。可以看到就連少數民族也被政府塑造為「泰國公民」的形象，以泰式雙手合十的禮節，說 Sawasdee（泰語「您好」，祝福平安之意）。

國族主義的氛圍濃厚，在首都曼谷地區，基本上是很難接觸到少數民族文化的。觀光客對於泰國文化的認知，無非是在泰國著名觀光景點鄭王廟前穿著華麗「泰服」的女性，抑或是公認泰國飲食代表的「泰式炒河粉 ผัดไทย」，甚至是麥當勞前「雙手合十」、象徵泰國禮儀的麥當勞叔叔。這些都是泰國政府在觀光產業上

極力塑造的文化印象。通常想認識泰北少數民族文化的外國人，都得另到北部旅遊才得以知曉。少數我在泰國第一城府看到的泰北族群文化的蹤跡，僅止於超商內那幾張不為人注意的明信片（圖二），上頭是幾位代表性的泰北少數民族，各個雙手合十，象徵著他們是這個國家的公民。起初看著那張照片的我感到疑惑而弔詭，少數民族文化在此之下隱藏著國家的政治意圖，名義上的團結，卻實質上的弱化族群的文化差異性，甚至漠視這些少數民族的文化特殊性。然我不知的是，這張照片將會是我後續計畫執行的一個起始點。

在正式與交換校內外師生進行文化分享前，我來到泰國北部清萊府美賽地區展開我首次的少數民族文化參訪。而在此之前我對少數民族的生活樣態大多基於父母家鄉為背景之想像：臺東的部落景觀，依山而居、周圍滿是林地，村落內的雜貨店則作為居民生活交流的媒介。而村落的人口組成大多來自同個族群，好比我母親的家鄉，位於臺東縣的大島部落，族人的祖先大多從恆春半島一帶遷移至此，以開闢新土地。又如我在實地到訪前對少數民族社區的認知，從泰國社會企業 Local Alike 主打宣傳的泰北阿卡族村落，居處深山而隱密，以觀光為主要收入的社區，但也致力於發展地方文化特色，透過社區參訪、美食以吸引客潮。雖然臺灣的原住民族部落與泰國的少數民族村落多少仍會與村外人交涉，但兩者常帶給我一種與世交流不深、致力於內部發展的神祕氛圍。而我深知這也只是我對這兩大族群的既定印象，一個區域人口聚集的因素可能有千百種。然依據過往在臺灣的部落參訪經驗，著實讓我難以想像其他可能性。有趣的是，我第一個參訪點：美賽市區的滿堂村，正打破了我對少

數民族生活圈的既定印象。

當地雖然主要居住人口為華人，村落內的學校「建華中學」卻觀察到不少少數民族學生的蹤跡：阿卡族、苗族等，然也有孩子提及祖輩是來自中國雲南省的華人。這個村落的華人組成，不單只是從雲南移民而來的後代，也有自國共內戰時期撤退至此的中華民國



圖三：滿堂村的阿卡教會。少數民族現今多信奉基督宗教、天主教，在美賽一帶多處能看見教堂。

泰緬孤軍後裔。滿堂村內的人口組成甚是複雜，在宗教上更是略顯端倪。村內緊鄰華人寺廟的，是象徵著伊斯蘭教的清真寺；同時，村落內也有阿卡族基督教教堂的蹤影（圖三）。在奉行佛教的泰國社會，如此奇景著實讓人稱奇。

而事實上學校的這些少數民族學生大多從外地來此求學，所以鄰近學校周圍多是學生居住的房舍。滿

堂村名義上是華人村莊，然其實質上卻是族群組成繁雜的移民村莊。而不僅在滿堂村有雲南省華人後裔，清萊一帶也有不少的雲南華人，在當地甚至有雲南會館的設置。他們在泰北地區凝聚華人的認同與向心力，雖然在泰國其他府城也能看到這類華人會館的設置（好比海南會館），然雲南華人在泰北的特殊性，可以從我參與當地的「少數民族文化嘉年華」後中略見端倪。

雖然這項計畫主要目標對象為泰國北部的少數民族，尤以阿卡、克倫等多被認定為少數民族的族群而言。然前述也提及清萊地區有不少雲南華人居住，讓人匪夷所思的是，在這場活動中，雲南華人居也被分類在少數民族的框架下。雖然活動名稱以「民族」來稱呼這些少數民族，然雲南華人文化在泰國領土被「展示」的行為，本身即隱含著其文化與主流泰文化之差異。同樣的，雲南華人除了有自己的展示場，「族人」們也身穿傳統服飾，在觀光客的注目下演出華人祭祀的過程。此並非我當初設定的「少數民族」定義，也讓我開始思考，所謂的少數民族究竟是指哪些人呢？

當代對於少數民族的產生多基於全球化的趨勢下而行，在訊息傳輸無界限的時空架構下，資訊文化的整合，也使人開始探討「少數群體」的權利。「少數」便是相對於「多數」的概念，在一個國家或社會中並非主流，且未居領導層的一群體，稱之為少數民族（梁崇民，2004）。此時我所觀察的這群華人，便是泰國文化社會眼中的

少數群體，展現有別於泰主體文化的特殊性，好比華語的廣泛使用。起初我實行計畫的目的是為了認識那些我認為的「少數民族」文化，然此趟參訪卻也讓我有新的體悟：當我們站在自身的視角看待一個群體時，我們多以往經驗來剖析一個族群的文化價值，然站在族人的觀點，他們的文化在泰國社會群體中同樣具備保存的意義，伴隨著他們移民至泰國後的生活經歷，展現於世人的面貌恐與我們所認知的漢文化有所差異，展現文化因應地域、時空不同而轉變的特質。

2. 文化觀光化究竟是好是壞？

少數民族文化嘉年華，是清萊府美賽城於每年年末會舉行的活動。活動會場有如展覽及市集的綜合體，以介紹美賽地區常見的少數民族。我為眼前臨時搭建的竹屋感到震撼（圖四），從族人休息的寢室、廚房擺設（圖五）、到如何透過傳統器具製作織品的材料，將族人平日生活的型態幾乎一比一的模擬展示與眾人。在一旁不時又有族人隨歌起舞、此起彼落的叫賣聲販售美食、紀念品；會場內，不論走到哪個角落皆比照這樣的形式。當下心裡有種說不出的不安且煩悶湧上心頭，因為在觀賞的外人眼中，這些少數民族的文化宛如被販售展示的飾品，是被他們觀賞而存在的。文化觀光化雖非首次遇見，但如此直白地將自身的文化「販售」給顧客的這種模式可是頭一遭。眼前更為訝異的，是族人視之如常的態度。在某場揮族族人展示其特色之孔雀舞時，一旁的觀眾賞識其舞蹈，便在中途「打賞」舞者，舞者隨即雙手合十以表感謝，從而繼續表演。那幕我看得目瞪口呆，頓時有種族人文化被剝削卻不自知的憤怒感。



圖四：阿卡族展示區之建築型態模擬搭建，以及傳統服飾展示。



圖五：寮族的廚房內部擺設展示。

「文化觀光」的商業化在這場活動中表露無遺。從整體參與的經驗中可以感受到族人極力透過文化特質差異以吸引觀光客。而同身為一個國家少數群體身分的我，懷疑族人為何能如此平淡而輕易

的將自己的文化「販賣、演出」呢？而在後續參訪克倫族（俗稱長頸族）的村落時，也同樣有類似的感受。走進村落的當下，映入眼簾的是兩排用竹木、茅草搭建的房屋。族人在看到我們後隨即掀開要販售的商品，而女性族人多作為販售商品的一方，其身著傳統服飾，脖子上戴著標配性的銅環，像是藝術品的等待客人上門購買、與其合影（圖六）。看似文化被粗淺、表面的看待，實際上族人也



圖六：克倫族村內對著鏡頭拍照的克倫族女孩（其身後為正在織布中的婦女）。



圖七：克倫族紀念商品背後對族群的基本介紹，來自於緬甸的他們被泰國政府視為外人。

提及，這對他們來說是重要的收入來源之一。而他們所販售的一件商品的背後，更是直接提及「他們被泰國政府視為外國人 They are considered as aliens by the Thai government」（圖七），間接表示他們無法享有與泰國國民同樣的基本權利與待遇。族人甚至被限制移動的範圍，在種種條件下，販售文化商品或許是他們被迫且無奈的最終選擇。

二月期間我透過社會企業 Local Alike 的推薦來到了泰國北部清萊府的小村莊 Loyo (หลอย) 社區，更讓我有新的啟發。同樣販售著文化商品的阿卡村莊，整體感受卻與前述的克倫村有極大的差距。村長 Yohan 先生帶著我們走訪村落，雖然仍能看到幾位村民擺攤招客、販賣紀念品，然村民們工作卻不單只是兜售商品而已。在村莊的角落，也有幾民婦女在編整掃具（下頁圖八），準備收集將其販售。村長提及，村內道路從崎嶇不平的泥地轉為水泥地、以及開放外地人體驗阿卡文化的這些作為，皆是他長期以來的成果。泰國政府並未提供任何補助，而即便也有少數民族的村落接受政府補助，然其得「聽命行事」，如此綁手綁腳的情形下，他決議自行透過私

人企業的方式來經營社區。與 Local Alike 的合作便是其中一個嘗試，至今也與其合作超過十年。村落的這些生產行為，都是他期盼能提供族人工作機會以維持生計的方法。未來他的規劃是希望能在村落內建造阿卡博物館，同時開辦阿卡語的教學給族人，因自他的觀察，現代許多孩子的父母大多僅以泰語溝通，並未教導阿卡語與子女，導致孩子在阿卡語的學習認知上缺乏。

從訪談上可以對比出兩個村落間的同異：文化被視為商品販售是克倫族及阿卡族村莊維繫生計的主要方式，然後者卻透過不同的手法來打造社區：「創意旅遊」。本身具備文化獨特性的阿卡村落，透過打造學習體驗的形成與遊客，給予其發展創意潛能的機會，並有助個人身心發展及個性創造（鄭天明、陳美存，2017）。相對於傳統旅遊形式僅以靜態的展品、遺址觀賞，遊客更能透過沉浸式文化體驗感受在地文化。而就我在 Loyo 社區的經驗而言，村長不僅提供我們製作阿卡手鍊、特色食材烹飪（圖九）之體驗，更帶領我們走訪社區，實際了解該地的生活狀況。透過村長的解說，使我們對



圖八：村民將編整過後的掃具排在一起。



圖九：製作阿卡族特殊醬料 Sapi Thong，製作食材有番茄、辣椒等，其旁是配著生吃的紅蘿蔔，另有龍鬚菜、苳菜根等蔬菜。將番茄及辣椒烤過後一同倒入杵臼中（圖片右下角）進行搗製。

村落的发展情形有一定程度的認識。遊客不會只是獲得物質上的收穫，心靈乃至知識層面的理解更是這趟參訪行程的目的。此舉也間接幫助族人宣傳他們的文化，遊客也成為文化傳導的媒介，可謂一舉數得。

從這點來回看「少數民族嘉年華」的現場。文化觀光化並非全然是件壞事，如能在活動中透過引導的方式，以各族族人為首，在參與者體驗的過程中穿插更多的文化解說，而不單只是讓其獲得表

面的感官體驗，或許也能間接助其加深加廣文化學習的層面。

3. 山地民族博物館：文化「傳統」與否的重要性

在最後一次的泰北參訪中，最深刻的記憶，即為我到清萊市區參訪的「山地民族博物館」Hilltribe Museum and Education Center 的經歷。山地民族博物館是由非政府組織「人口與社區發展協會」Population &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PDA)所成立，目的是希望讓非族人能對泰北地區的少數民族有基本的文化概念，尤以想參訪少數民族村落的人而言，事前來博物館參訪可助其了解當地的生活習慣、文化特色、禁忌等，尊重在地文化的同時也能在旅程中吸收知識。我非常讚賞博物館事前給與參觀者的建議與叮嚀：非族人常抱持著玩樂的心態參訪村落。雖然他們確實以觀光客的角色走進社區，然文化背景的差異，常使得參訪者忽略當地宗教與生活緊密連結的重要性，以致無意間冒犯地方神祇。即便今少數民族多改變原先萬物皆有靈的信仰，皈依佛教或轉信基督宗教，然傳統信仰觀仍深植在他們的生活中，一如入內須拖鞋以避免驚擾神靈。而我們可能習以為常的肢體接觸（親吻、擁抱）對族人而言在公開場合有此作為不慎恰當，種種行為都在告知外地人進入當地時必須而山地民族博物館內詳盡得展示六大族群的傳統服飾：阿卡族、瑤



圖十：阿卡族的神靈拱門
Spirit Gate（圖中右上有五個
叉的入口的圖示）。



圖十一：苗族女性服飾（左
邊圖片之女性服飾使用之材
料以塑膠飾品來做搭配）。

族、拉祜族、傈僳族、苗族及克倫族，也擺設各族的生活用具，一如狩獵道具、織布器具等，同時也展現族群信仰文化的象徵。以阿卡族為例，村落內的拱形門是守護族人免於惡靈侵擾的守護媒介（圖十）。看似表面的將族人的生活樣態複製呈現於館內，事實上，山地民族博物館在文字解說中也不斷引導參觀者進行思考。在眾多的照片紀錄中，我看到若干名身著苗族女性服飾的女性（圖十一），右側同文字敘述，穿著粉色服飾的女子其身上的配件是由傳統材料

製成：貝殼、草籽及玻璃珠，然而今日的苗族服飾在材料使用上不同以往，方便性使得服飾的設計、材料更為簡便，取而代之的是塑膠類製成的珠子與較短的下襬。這也喚起我不時在探討的議題：究竟我們文化的傳統是什麼？怎麼樣的文化得以代表該族群本身？改變文化的樣態後，該族群就失去原本的文化價值了嗎？當今許多臺灣原住民族部落正在推行文化復振，希望透過祭典儀式的重新興辦，找回部落的文化主體性。而族人找回儀式的方法，除了透過文獻資料蒐集，也會從部落耆老的口述來獲悉相關資訊。但從這些拼湊中所帶回的儀式，我們又從何知曉這些儀式是否完整的呈現出原本的樣態呢？當時與我同行的學長便這樣回應我：「文化是流動的，並非有固定的形式。」這就如同苗族的服飾一般，有時過於執著文化表面的形式，而欠缺文化核心的理解，反而無法切實的將族群的文化價值傳遞給他人。

4. 從鴉片博物館到反毒運動會：只是「反毒」這麼簡單嗎？

泰北地區另個最為人熟悉的歷史，應當屬二十世紀的全球毒品經濟。美賽地區一路向東北行，來到「金三角」一帶－泰國、寮國與緬甸交界處，這裡曾是罌粟花的盛產地，而住在此區域的少數民族將罌粟花製成鴉片，大多作為治療之用，部分才將其用作商業目的。然隨著鴉片貿易、毒品販賣的興盛，金三角轉為鴉片生產的重要產地之一，使得當地成為毒品提煉之地的代名詞。居民為了生存，也逐步投入鴉片生產鏈中。鴉片博物館除了展示鴉片於二十世紀盛



圖十二：吸食鴉片者在吸食場所中的影像紀錄。



圖十三：反毒運動會中偶然發現的宣傳單，強調拒絕毒品為公益家的一生志業。

行於世界各地的歷程，也提及泰國政府努力反毒，阻止鴉片貿易在金三角持續壯大。館內也展示許多成癮者的吸食慘狀(上頁圖十二)，並從鴉片的副作用、成癮性與生命危害的宣傳下勸導人民遠離鴉片(高紹沖，2024)。

由於這段毒品交易的歷史，泰國政府積極倡導鴉片所帶來的負面效應，同時鼓勵居民參與反毒活動，「反毒青年運動會」也是基於這樣的背景而成立。期望泰北居民在活動中學習團結一心，一同拒絕吸食毒品(上頁圖十三)，促進社會和諧共榮(大愛電視，2024)。從參觀的博物館及運動會的設置皆可看出泰國官方極力洗刷泰北作為毒品提煉廠的印象。表面看似以人民的健康安全為出發，然我整體參與後的感受，更像是政府為了營造國際正面形象而執行的一連串措施。而如同前述所說，起初泰北少數民族種植罌粟花並非以毒品生產為目的，然政府非但未在這方面給予充分的說明，反而間接讓世人對少數民族與毒品畫上等號。事實上，真正吸食毒品的並非族人，而是買得起毒品的有錢人士。回溯這段歷史的我們，或許更該以寬廣的角度來理解過往族人面臨生存時無從選擇的困境，而非表面的理解鴉片在泰北的提煉歷史。

乙、臺灣原住民族樂舞文化分享：少數族群間的文化交流

樂舞文化分享起初並不在我的預設之中。由於個人在臺灣經歷過不少負面案例，擔憂原住民族的樂舞文化被貼上刻板印象的標籤。許多對原住民族文化不甚熟悉的非原住民，常將樂舞視為娛樂消遣，認為族人舉行儀式的過程歡樂和諧，不須過於嚴謹，甚至有人在未經同意下隨意闖入圍舞現場，不尊重族人的儀式規定。以排灣族為例，事實上樂舞與族人的傳統祭儀與禁忌息息相關，尤以排灣族每五年舉行一次恭迎祖靈的「五年祭」以及每年慶祝豐收、感念神靈的「小米豐收祭」。祭典過程中伴隨的舞蹈雖多少保有歡樂的氣氛，然其凝聚部落族人的精神、藉此互助團結的象徵意義更為重要。途中打噴嚏、喧嘩等看似無意的舉動，對族人而言卻是破壞儀式進行的元兇，甚至可能遭致厄運。而當今人們接收原住民族文化的管道大多藉由影視、音樂等媒體，加以不少媒體製作人對於原住民族文化認知的匱乏，塑造族人能歌善舞的印象，無非加深對族人的誤解。甚至平常在面對缺乏文化敏感度的非族人時，還可能對族人提出不可理喻的要求，希望對方在其面前表演歌唱、舞蹈等。如此欠缺文化基本尊重的行為，使我對於樂舞文化分享本身存在著極大的擔憂，深怕自己有限的原住民族文化知識會「誤導」國際師生，對於自己文化宣傳的方式不自信，因此排斥這類被我視為「膚淺」的文化宣傳管道。

因此，當初在到泰國交換之前，我滿心期待能在當地認識其他來自

世界各地的原住民族生，以及泰北的少數民族。期望有機會藉由一場世界少數族群的文化交流活動，讓參與者從中認識非主流價值觀的文化，也讓少數族群之間相互熟識；並透過飲食、圖片、文字分享，讓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展現與交換校的師生，進而使大家尊重文化差異，開啟其對少數族群文化的好奇與認識。然而，在泰國中部生活兩個多月後，我完全不知該從何在校內詢問少數民族師生的存在；而即便我可以透過表單或網路動員的方式詢問，然其一狀況是，這些少數族群的族人是否認同自己的身分呢？此就如我在臺灣認識的原住民同學，仍有部分學生對於自身的身分認同處於模糊地帶，抑或抗拒的情形。如此詢問可能會進一步公開族人不想被訴說的身分，此舉是否是種冒犯呢？再者，在假設少數族群學生樂於展現自身認同的前提下，分享家鄉美食就勢必得取得相應的食材，我們難保證在異鄉能找到取得的來源，「模擬」食物的樣態可能進一步製造曲解，豈非本末倒置？

與此同時，認識的學長當時正於泰國北部清萊府的美賽地區擔任華語學校的教師，經學長闡述，當地學校有不少的少數民族學生，此時我念頭一轉，由於我在高中時期的返鄉服務隊經驗，曾在花蓮與排灣族同學一同分享傳統歌謠與當地孩童；雖然無法將當時的教學方法全套用在泰國學生身上，但掌握原住民族文化宣傳理念的本質才是首要目標。我該調整的並非音樂與舞蹈內容本身，而是分享的方式。參與人無法切實吸收樂舞文化內涵的原因，很多時候是源自傳達者的立意不明確。撇除部落莊嚴的祭儀，許多與地方政府合辦的豐年祭典是非原住民接觸樂舞文化的第一管道，主辦方將樂舞文化塑造成歡樂齊聚的形象，參與方顯然無法理解舞蹈背後的深意。因此，我在規畫這場分享會前，便完整制訂了臺灣原住民族基本文化介紹：臺灣與泰國相對位置、臺灣原住民族、自身族群（排灣族及阿美族）的分布與自己的排灣族族名。我欲分享的建華中學，該校所開設的華語班學生都有一定的中文基礎，然泰語仍是他們主要溝通語言，因此在教材設定上我得中泰兩個語言交錯使用。

光前置作業便讓我頭痛萬分，同樣基於忠實分享的理念，對少數民族學生更寄予極高的期望。心想，同作為國家中的少數，相信他們更能體會臺灣原住民族的難處吧？因此，我將原住民族詞彙形成的背景，到如今臺灣原住民族的社會狀況做了詳盡的資料整理。然而，作為國中生，又甚至沒經歷過殖民的一群新世代，如用「被殖民過的一群人」來向他們解釋「原住民族」，顯然不切實際，也難讓學生產生共鳴。在考量語言使用差異與深度下，我改以更淺顯易懂的方式對原住民族一詞作定義：「原先居住在這片土地的人，擁有自己的特殊文化」。

在基本名詞定義熟悉後，正式進入樂舞的教學。而樂舞的精髓除了肢體動作上的展現，歌曲更具畫龍點睛的效果，兩者相輔相成，才能將排灣族的樂舞文化完整的呈現出來。期望學生能在歌謠學習之中認識排

灣族的日常飲食，經我調整後，讓學生從部落族人「詢問吃飯與否」的問候歌帶出族人平日相互寒暄的溫暖，也帶出一些常見的排灣飲食，如主食小米 *vaqu* 及芋頭 *vasa*(圖十四)。讓學生從歌詞的旋律中記住歌詞、學習基本的排灣語字詞，也從族人使用的語句中了解排灣族人平時的生活樣貌：在過往物資較為匱乏的年代，狩獵、農作種植可說是族人飲食文化的核心，其衍伸出的料理，誠如排灣族的小米粽 *qavay*，便是經過月桃葉採摘以及小米種植、豬隻狩獵這一串過程才得以獲得全部的食材。飲食與文化息息相關，雖然能從字詞來讓學生認識排灣族的飲食，但要他們藉此了解食材的得來不易險些有難度。然學生能在最後將歌詞朗朗上口，或許也是另類成就達成吧？畢竟歌謠及飲食只是排灣族文化的一部分，這次的教學望能給學生開啟一段排灣族文化認識的起頭。

樂舞除了樂曲本身，舞蹈更是不可或缺的元素。雖然排灣族的八步



圖十四：在黑板上撰寫「部落問候歌」的歌詞及對應單字，搭配中文、泰文翻譯。圖為教唱情形。



圖十五：學生圍圈，由我的帶領下一同練習跳排灣族的八步舞。

舞動作拆解不難，唯獨得跟著音樂節奏重複擺動手腳，學生同時得在短時間內習得歌曲並搭配舞蹈著實不易。舞蹈更考驗團體合作，由於大家必須得手牽著手形成圍圈，圈的大小如不夠、抑或如有人沒跟上節拍，容易影響身旁的夥伴（圖十五）。排灣族的圍舞考驗的更是團隊默契，衍生的是部落族人的團結。這些隱喻讓學生親身體會，不用言傳，我相信他們在未來可能會逐漸遺忘當初學過的歌詞細節，但身體的記憶鐵定能使他們深深回味的。

從舞蹈中反思自身的文化內涵，是我最初想一同與學生交流的重要環節。無奈時間上的緊迫，只能透過結語的陳述讓學生對應自己所參與過的少數民族祭典與樂舞。雖然難以從短暫的活動中讓這些少數民族學生思考舞蹈與文化保存的關聯，然我也期盼他們能在認識臺灣原住民族

後，了解有這麼一群同樣人數不多的族群，至今依然用自己的力量守護著不被主流所看見的文化特質。或許往後他們在參加自身少數民族的文化慶典時，能多加留意、關注樂舞文化的特色，轉而與非族人分享，加深對自身文化的熱愛。

丙、 **臺灣原住民族手工藝品交流活動：文化認知加深還是僅單純享受表面的娛樂？**

誠如前述經驗，人們透過實際體驗文化活動，有助其加深對該文化的印象。基於我過往在政大原住民族社團搭蘆灣社及臺北市原住民族語課程的戶外參訪經歷，動手製作手工藝品，如賽德克族的織布書籤，參與者在製作前對於流程、織布的文化背景有一定的概念認知，再藉由親身體驗，感受製作者的辛勞，從而明白這些原住民族飾品、織品之珍貴，同時學習原住民族文化。於是我決定以自己族群的文化為出發點，舉辦排灣族琉璃珠手鍊工作坊。然在泰國舉辦工作坊的考量並非只有手工藝品製作本身而已。第一場在交換學校分享（圖十六、圖十七）的過程中，泰國及其他國際師生對於臺灣的認知差異是其中最大的挑戰。另個考驗是，在場的師生可能不知原來臺灣是有原住民族這樣的一群人存在。當然，我在分享前便已假設參與者對於臺灣原住民族的不熟悉，基於受眾的文化差異，心想「簡明扼要的說明即可」：大致理解臺灣目前有被官方認定的十六個原住民族，同時也有因文化語言流失情形較嚴重而尚未被認定的平埔族。此外，也向受眾解釋排灣族琉璃珠的價值；過往只能由較高地位者所配戴，而其同時也擁有好運與趨惡的象徵。希望藉此讓參與者珍惜眼前這些看似平凡無奇、實質蘊含深意的珠飾。在這看來考量面面俱到，然真得要在實際執行後才發現問題存在。

我事前忽略了臺灣地理位置、整體人群與文化概念，以及原住民族定義之介紹。口頭說明仍不比圖片解說來得記憶深刻，而即便在場的參



圖十六：活動過程中除現場教學，也透過影片、投影片讓參與者了解手鍊編織的步驟。



圖十七：實際教導、確認編織的步驟是否正確（身後為活動參與者）。

與者沒有對此有太大疑問，我也不能預設大家都對這些概念有基本的掌握。只是，在緊湊的三小時之間一人面對來來去去的師生，加以得趕在時間內完成作品，光是解說編織的步驟便耗盡我許多力氣，最後根本無暇顧及大家是否真正吸收排灣族的琉璃珠文化。

而在南邦幼兒園的製作經驗更是如此（圖十八）。伴隨年齡差距的考量，指導幼兒園教師製作琉璃珠手鍊同樣耗時許久。而對孩子們而言，複雜的族群概念顯然無法一時理解，何況在泰語並非有原住民族這樣的詞彙存在，讓孩子們享受串珠的過程，進而帶入我是臺灣人的身分，給予孩子們最基礎的印象也是種宣傳手法。而在與孩子們一來一往的教學之中，我也著實體會到自己是如此低估了他們的學習能力。從珠子顏色上的不同來編串手鍊，利用想像力，跳脫排灣族傳統手鍊的設計風格，轉而加深學生對於手鍊製作的印象，這樣的獨特與創新也使我在傳統文化維護上有不同的思考方向（圖十九）。

在舉辦這場工作坊前，我預設了很高的期望，期盼大家在參與的過程中，可以享受製作手鍊的過程，從認識各顆琉璃珠的意涵，啟發對臺灣原住民族、排灣族文化的興趣與好奇，進而促使大家在未來有機會到訪臺灣時，以不同的視角認識臺灣，抑或藉此來臺參與原住民族文化活動與行程。然理想終究是理想，在實際製作的過程中，不難發現大家其實都專注於手鍊編織上，而即使他們會依據各琉璃珠的象徵意涵選擇自己所愛，但實際上大家真正吸收了多少？他們有切實將排灣族文化「帶回家」嗎？還是他們只是享受這段製作本身的過程？



圖十八：教導學生串珠的現場。



圖十九：南邦幼兒園學生串珠情形。

在完成兩場工作坊後，我不斷反思著這樣的交流是否有達到「目的」？對於分享深度上的拿捏、以及時間上的掌控，我有感受到自己逐漸在進步：好比第二次在南邦幼兒園舉辦活動之前，分裝每人手鍊材料的用量，

以防現場教學時大家分發材料需花費額外的時間，便不致像第一場一樣手忙腳亂。然身為文化的分享者，第一次在國外與人交流文化，著實擔憂自己宣傳的方式是否會製造出另個刻板印象？會不會在未來，當他們提及臺灣原住民族時，只記得琉璃珠的名稱，抑或我身著的那套排灣族族服，覺得這些視覺上的藝術「光鮮亮麗」，缺乏更深入的評價呢？然這樣的擔憂似乎過於庸人自擾，每個人基於不同的成長背景，對於同一文化鐵定有不同的解讀，我能做的，是將我所學到認知傳遞與世人。我們無法改變接收者如何過濾、理解這些文化，但讓他們從認識開始本身便是一種文化傳遞的價值。

丁、 泰國少數民族與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分享會：少數族群文化保存在當今社會是必要的嗎？

經我數次往返泰北少數民族地區的經歷，加以自身對於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的認識，我將個人經驗進行整合，期望透過講座互動的方式，讓交換學校的師生在聆聽講座的過程中認識泰國的少數民族及臺灣的原住民族，並從中探討現今兩大族群所面臨的社會議題，進而帶出少數族群文化的保存現況。雖然講座的形式相較我前述所做的計畫項目，時間上更能靈活運用，可以帶入更多的討論以激發閱聽者的反饋，然內容的設定也讓我苦惱了許久。畢竟，「原住民族」與「少數民族」兩者在名詞定義上、現實狀況考量中都可能隨著時空的不同而有解讀上的差異。當然，此時我聚焦的點是在臺灣與泰國之間，如何將兩個國家的族群狀況整合與聽眾分享也考驗我的資料整理能力。

奠基我前述的經驗累積，基本的家鄉介紹同樣是必備條件。相較於過往活動前簡要訴說臺灣原住民族的人口分布情形，這次我藉由臺灣主要族群：漢人（包含從福建、廣東省或中國其他省分移民來臺的閩南、客家及外省人）、新住民與原住民各自的文化特色介紹，來讓師生了解當今臺灣社會的族群組成，進而點出原住民族人數（占總人口的 2.5%）與主流社會（漢人占總人口 96.4%）的極端差距，以帶出原住民族文化



圖二十：講座中介紹臺灣原住民族排灣族的社會制度（圖中簡報右上同心圓內部第一為部落統領角色「頭目」，其次為貴族、勇士及平民）、人口數及建築、服飾、琉璃珠文化。

的探討。由於臺灣十六族的文化差異頗大，我便以自身較熟悉的排灣族為主題，介紹族人的貴族制度、飲食特色、祭儀等（圖二十）。與其對

應的是泰國的少數民族，介紹當今在泰國北部生活的這一群體。被官方稱作「山地民族」Hilltribes 的他們，除了因缺乏公民身份而無法享有社會福利，政府更未能為族人的居住權提供一定的保障，甚至歧視對待，「控訴」居住山區一帶的族人為侵占國家土地（國家公園）的行為 (Minority Rights Group, n.d.)。雖然現實中的他們面臨許多生活上的困境，然他們也努力地透過自己的方式生存在這片土地，就如同我所參訪的阿卡村落 Loyo (หลอยไย) 社區一般，同時向聽眾分享我在村落所觀察、體驗到的人事物。一如豎立在房屋前的鞦韆（圖二十一），是阿卡女性農忙慶祝的象徵，於八月最後一星期慶祝，又被稱為「女性的新年」。



圖二十一：阿卡族人所搭建的鞦韆，在每年八月底「女性的新年」時會盪鞦韆以慶祝。

上述內容分享的前提是想幫助聽眾對這兩大族群在臺灣及泰國的基本概況有一定的認知，從而帶到講座的核心議題：兩大族群的同異為何？此時他們又遭遇了什麼挑戰？誠如一開始我提及的少數民族定義，他們通常是主流社會中的相對少數，而原住民族也可能成為少數，就好比臺灣的狀況。然他們也可能是一個國家的主要群體，一如斐濟原住民族人口占總人口的五成以上。更重要的差別是，原住民族的文化脈絡，多與被外來者殖民的背景有關。而當今世界常被廣泛提及討論的原住民族，好比美國的印地安人、紐西蘭的毛利人，這些族群基本上都屬於社會中的極少數。面對人口上的懸殊差異，少數民族與原住民族的文化保存更是大家首要關注的目標。

在完成第一場講座後，我發現自己在文化保存舉例上過於籠統，加以沒有提供相關照片以做說明，底下聽眾可能在講座結束後便將文化保存的方法忘得一乾二淨。有鑑於此，我在後兩場講座以臺灣與泰國的官方與非官方案例以便讓觀眾做聯想。從臺灣的例子而觀：原住民族族語認證、原住民族實驗學校、碩士原住民專班、仿造紐西蘭毛利人語言文化教育的「語言巢」，到博物館、文化公園的創設，可以看到臺灣政府在原住民族文化教育一塊投入不少心力。除了鼓勵族人修習相關課程以延續文化傳承，也透過工作坊、展演活動的興辦讓非族人認識臺灣的原住民族。中央更設立了原住民族委員會，擴大原住民族的人權保障，涉及工作權、居住權到土地規劃管理等多項權利。雖然臺灣在針對非原民

的原住民族教育推廣上仍有待加強之處(特指義務教育的教科書編撰對於原住民族的介紹簡略)，但上述種種依舊可看出政府持續在為改善族人的教育環境努力。而焦點從臺灣轉移到泰國，泰國政府又為少數民族族人文化、權利做了哪些努力呢？從我參訪少數民族地區的經驗可知，泰國政府並未積極維護少數民族文化。部分民族(如阿卡、克倫族)，甚至是在二十世紀末期輾轉從緬甸來的難民，考量難民收留的難題，加以泰國社會對於泰文化為主流的特性，官方不僅不積極推動文化維護政策，更不鼓勵族人進行文化保存，甚至破壞他們的農耕型態，以「協助」族人融入泰國社會才是他們的首要政策。而克倫族村落開放給外人參觀的形象，無非是政府促進觀光而使用的手法，注重在經濟層面，而非以族人的生活為首要考量。

期望從少數民族文化保存的劣勢下激發泰國學生對文化保存的使命感，然在演講的最後，學生的一句提問卻重重打擊我的心：「我們為什麼要去認識、了解這些文化呢？為什麼想要分享這些文化呢？是因為害怕它消失嗎？」學生並非帶有質疑的觀點向我詢問，而是真心帶著困惑。當下聽到對方的疑問頓時讓我語塞。這樣看來或許泰國政府的消極不作為也有其道理……無論是少數民族還是原住民族，即便沒習得這些族群的語言文化，仍然可以在這個社會上生存，那我又何必大費周章得和大家分享呢？在每場講座的最後，我都有提及文化多樣性的觀點，沒有一個文化有高低、優劣之分，每個文化都是這個世界上特別的存在。但如此說明顯然不具說服力，學生的話也不斷的在我腦中迴盪著。說使命感也好，責任也罷，我內心深刻明白，並不是擁有原住民身分就有義務要守護文化。回到我當初實行這個計畫的目的，我希望讓世人看見的是我所愛的文化，感慨於主流文化的強勢推廣，大眾對這些族群的接觸管道更是有限，我渴望藉由自身的力量出發，開啟大家對於少數群體文化的認識。從認識這個出發點開始，我相信，一個文化的延續，也仰賴著世人的記憶，只要越多人知道這群人的存在，族群文化的活躍性就不會輕易的消失。或許是不甘於語言文化滅絕的心理，身為臺灣原住民族的我，也望自己不是空有身分的在介紹自己，而是實質的將我所關心的文化議題傳遞給更多人。當世界只剩下少數的文化觀點，這不僅有礙人類的思維發展，更可能使人侷限在某特定文化的角度來看世界。而那些非主流、被淘汰的少數族群文化，可能會被視為不合群、不正常，這並非我所樂見的結果。因此，分享少數民族文化是我打從心裡熱衷的事物，也期盼更多人能被這些文化所吸引，一同學習。

三、 困難及解決策略

甲、 計畫時程臨時更動

在執行最後一項計畫「泰國少數民族與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分享會」

時，於三月完成首次演講後，我便與同一位接洽的教授協調將於五月底前另舉行兩場講座。而後持續與教授反覆確認講座事宜並收到回覆「會另行安排」；然在五月最後一週被臨時告知「經個人課程及活動安排無法在五月底前提供講座分享時間」。

由於計畫執行期程預計於 5 月 31 日結束，面對突然的變動，當下我趕緊透過交換學校內熟識的在校生及交換辦公室、亞洲語言文化研究所等校內地點尋找可提供講座分享的教授及場地。經過幾番商討後，輾轉接洽到另名國際學院的教授，樂意在六月初提供講座分享的機會。而原先聯絡的教授也再次告知可提供一次五月底的講座時間。

經由本次的經驗，使我反思自己在與聯絡方溝通時是否有認知上的落差？由於活動前多是訊息聯絡而非現場討論，缺乏明確的定論便容易造成突然更改卻無從解釋的窘境。或許往後在面臨類似情況時，事前與接洽方制定明確的活動細項並完整記錄，抑或不同時找同一位聯絡方協助辦理，以避免在突發更動時毫無替代方案而措手不及。

乙、語言交流上的困境：

早在計畫執行前我便參與、舉辦了多項臺灣原住民族文化分享相關活動。第一次透過自己的力量在國外進行分享，語言成為我執行計畫中的一項艱鉅挑戰。泰國雖貴為觀光大國，但英語通行地多為地區主要城市，好比首都曼谷及泰國北部的清邁。執行計畫過程中大部分皆能以英語進行交流，然我計畫所欲調查的地點多位於北部邊界的清萊府，少數民族文化豐富的區域，族群內部有些會以自身的少數民族語言進行交流，但不同族群間仍多以泰語作為主要通行語。而由於中華民國泰緬孤軍的後代也多生活在這一帶，繁體中文教學至今在泰北仍盛行著，然並非每位少數民族都會接受華語教育。

在此繁雜的語言使用背景下，我自文化參與體驗上便面臨極大的考驗。好比我首次參與少數民族文化體驗時，當地舉行的「少數民族文化嘉年華」中，無論是活動標示、布景解說抑或是族群介紹，泰語的使用仍占多數。至泰國交換前，我有約三年左右的泰語學習經驗，但面對一些得從文化脈絡中認識的特殊用詞，對我而言可謂困難重重。例如：泰北少數民族之一的「德昂族」Dara-ang，族群名稱含意為「喜歡住在山上的人」，此甚至非泰語的用詞，必須透過再翻譯的方式來理解字面意義。反之也遇到類似的情形：在「排灣族樂舞文化分享」的過程中，需向學生解釋排灣族「家屋名」相對於「姓氏」的差別。賦予房子名字後，以房子內部居住的家族成員為家庭單位，房屋對於排灣族家庭可謂關鍵角色。此與一般賦予姓氏的狀況不同，多了實體的表徵，在轉換解釋成泰語及簡易的中文時又是一大難題。

從生活中去觀察泰國社會如何稱呼、使用特定字詞，以及該字詞重

複在某時地出現的頻率，也是幫助我了解使用時機的方法。以「少數民族」為例，據泰語老師的解釋，泰國人民對於泰北少數民族多稱作 ชาวเขา Hilltribe，意旨住在山上的他者，然其背後也隱含文化知識低落的貶抑。在進行最終文化分享會前，正思考著該以什麼字詞以稱呼這一群人，回想起「少數民族文化嘉年華」中對泰北少數民族的稱呼為 ชาตินักรบ，意旨「民族」。雖然沒有強調民族中的「少數」，然這詞不僅中性的表達這些居住在泰北的族群，也不會像前者一樣刻板的塑造少數民族「只住在山上」的印象。後續在與本地生分享時，對方不僅文字上的共鳴，也能藉此以中立的視角看待這群人。

四、 總結：

很感念自己有這樣的機會，藉由計畫的推行讓我看到泰國許多不為人知的情景。在到訪泰國前，對泰國北部少數民族的認識僅能從網站資訊中略知一二，帶有自己的觀點看待他們，此即：認為同身為國家少數的他們與臺灣原住民族所面臨的生存、文化挑戰大同小異，便「自己為是」的認為自己認識、學習、宣傳少數民族文化的方式是件助人之事。然我卻完全忽略了泰國少數民族「成為」少數民族的歷史因素。泰北的少數民族有不少為跨境民族，好比阿卡族、克倫族等，他們入境、定居泰國的時間未及半世紀，甚至有些是在 1980 年代期間從緬甸內戰逃離至此，與臺灣原住民族的「原居住者」情況相比可謂大相逕庭。有感於個人在少數民族地區的感受，他們對外即便仍與外界有所交流，但仍多與村落內的居民交流為主，與主流社會形同一道透明的牆；又加以泰國政府的漠視，此與臺灣原住民族努力壯大社會的能見度與期盼融入社會的狀況完全不同，無法直接套用在泰國少數民族身上。

對泰北少數民族而言，或許現在最迫在眉睫的是他們的生存議題，而非文化保存。基本飲食、居住需求無法被滿足的他們，又何來有力氣向世人爭取文化維護權呢？從參訪到分享，這一段過程我所看到的是少數民族族人面對主流社會不解其文化、歷史背景的無奈，在人數及資源分配的頹勢下，他們更難守護自己的世界。然文化及生活本身是一體兩面的，基本需求同樣也可透過文化的「利用、推廣」來滿足。「少數族群文化體驗」中所提及的販售文化商品、打造文化體驗活動便是其中的方法，而我目前能他們做的，就是透過文化的分享，讓世人看見他們的需求，進而透過實地參訪的方式，為當地創造收入，提升族人的基本建設資本，並投入更多的文化建設。

回到自身的身分，這趟泰國少數民族的文化歷程，也不斷讓我反思自己究竟是為了什麼而決定分享少數群體文化？「少數民族」、「原住民族」這兩個專有名詞，也都是後期人類因應歷史發展而賦予的定義。沒有這些名詞的我們仍然是一個族群中的一份子。然現今由於文化資產維護的意識抬頭，加上這兩個群體多面臨文化流失的困境，所以才被頻繁的討論。然將這些名詞

抽離後，我分享族群文化還有什麼樣的意義呢？回到內心最根本的渴望：族群認同。我認同自己是排灣族跟阿美族的身分，所以重視這些身分與我人生的連結。因此我期盼，無論我走往世界上的哪個角落，都能將我對排灣族跟阿美族的文化熱愛照亮與世人。從族群的身分認同而生的文化傳承信念，比起義務上的使命感更能堅持下去。

五、 參考文獻

- 甲、17 項永續發展目標 (2019)。The Global Goal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2024 年 7 月 20 日。取自：<https://globalgoals.tw/>
- 乙、魏嘉慧、林君翰 (2018)。借鏡國際：泰國社會企業 Local Alike 打造深度旅遊路線，陪伴上百個社區實踐永續旅行。微笑台灣。2024 年 9 月 1 日。取自 <https://smiletaiwan.cw.com.tw/article/5733>
- 丙、Ammi Ratanataya (2023). Soft Power for Better Country through Community-Based Tourism” . Retrieved September 1, 2024, from Local Alike Website: <https://localalike.com/softpower-for-better-country-through-community-based-toursim/>
- 丁、梁崇民 (2004)。歐盟對於少數人權之保障——少數民族、少數語言個案分析。歐美研究，34，51-93。
- 戊、鄭天明、陳美存 (2017)。社區觀光需要創意嗎？創意旅遊的實踐。社區永續觀光研究，1，11-22。
- 己、高紹沖 (2024)。鴉片血淚史紀念館的另一頭，是成排大麻店群聚——泰北金三角的今日現場。換日線。2024 年 10 月 30 日。取自 <https://crossing.cw.com.tw/article/18925>
- 庚、大愛電視 (2024)。公主盃反毒青年運動會 泰北青年挑戰自我。Yahoo! 新聞。2024 年 10 月 30 日。取自 <https://tw.news.yahoo.com/%E5%85%AC%E4%B8%BB%E7%9B%83%E5%8F%8D%E6%AF%92%E9%9D%92%E5%B9%B4%E9%81%8B%E5%8B%95%E6%9C%83-%E6%B3%B0%E5%8C%97%E9%9D%92%E5%B9%B4%E6%8C%91%E6%88%B0%E8%87%AA%E6%88%91-230500575.html>
- 辛、Minority Rights Group (n.d.). Thailand. Retrieved August 15th, 2024, from Website: <https://minorityrights.org/country/thailand/>